



論語

道春點

四

2800
10-6



門仁12
號2500
卷10-6



論語卷之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一章

朱熹集註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之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徧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

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哉如天之於眾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濳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濳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所學之淺濳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溫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死於身而言之。猶答二千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

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

信篤敬而蠻
豹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興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

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鱗。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

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損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

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黃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巳。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

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入於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

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又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論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而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

矣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

慧難矣哉

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

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餘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遂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餘。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爲不病人之不

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求諸已。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千里。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

子告以三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當有以試之。而知其符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

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一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惑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

焉

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遂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鋤也。

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

不憂貧。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郵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

必失之。

知夫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聞

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

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末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

紅字批注

而殺_レ人。仁_ハ則未_ニ嘗_テ殺_サ人_ノ亦何_ソ憚_テ而不_レ為_レ哉。
李氏_カ曰。此夫子勉_テ人_ニ為_レ仁_ヲ之語_下。章故_レ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_レ仁_ニ以_レ任_ヲ為_レ已_カ任_ト也。雖_モ師_ト亦無_レ所_レ遜_言。當_レ鬼_ニ往_テ而必_レ為_レ也。蓋_レ仁_ハ者人_ノ所_レ自有_レ而自_レ為_レ之_{。非}有_レ爭_也。何_レ遜_之有_レ。○程子_曰。為_レ仁_ヲ在_レ已_ニ。無_レ所_レ與_{。遜}若_レ善_名在_レ外_{。則}不可_レ不_レ遜_。

○子曰君子貞而不諂

貞_ハ正_也而固_也。諂_ハ則不_レ擇_是非_{。而}必_レ於_レ信_。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_ハ與_レ後_レ獲_レ之後_同。食_ハ祿_也。君_子之仕_也。有_レ官守者_{。修}其_職。有_レ言責者_{。盡}其_忠。皆以_レ敬_ニ吾_カ之事_{。而已}。不可_レ先_{。有}求_祿之心_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_ハ皆善_{。而}其_類有_レ善_惡之_殊者_{。氣}習_之深_也。故_レ君子有_レ教_{。則}人_皆可_レ以_レ復_於善_{。而}不_レ當_レ復_論其_類之_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_レ同_{。如}善_惡邪_正之_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詞_ハ取_レ達_意而止_{。不}以_レ富_麗為_レ工_。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
徧反

師樂師。警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道與之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

相助也。古者警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惟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臾音俞。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見賢。編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季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

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

為扶夫音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之。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

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贊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

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在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

取。後世必為子孫憂。扶夫音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再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 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顛臾患寡與貧爾然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

私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年責之遠人謂顛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猶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廢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

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

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

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

便佞。損矣。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

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

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

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節。節。伏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

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聾音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二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食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

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也故君子唯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

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大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大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

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
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與平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經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二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

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

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天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一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

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也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過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謂也楊氏曰楊雄謂

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謝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誠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

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
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
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
化而人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
昏且愚也。往往疆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
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
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
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

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君子。小人也。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藪。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眾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未之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之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時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

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為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于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備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澆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

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澆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為能繫而不食焉於度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知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下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率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知人之智也。一則知人之仁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

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蔽ヘイ 蔽カク 蔽カク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在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扶

小子弟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州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曰。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原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後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與平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勸戒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

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

爾雅

卷

カノヲ...

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時守太嚴廉謂稜角陷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始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出重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聖人動一靜。莫非道。精義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慙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盛言。

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以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

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

已矣。

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

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取言。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為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練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友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

居字

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

論語集注

卷

敢_テ過_ル故_ニ必_ク俯_リ而_レ就_ス之_ヲ。非_レ以_テ三_ノ年_ノ之_ヲ喪_ラ爲_シ足_リ以_テ報_ス其_ノ親_也。所謂_ニ三_ノ年_ニ然_レ後_ニ免_レ於_テ父_ノ母_ノ之_ヲ懷_シ特_ニ以_テ責_ム宰_我之_ヲ無_ク恩_欲。其_有以_テ跛_リ而_レ及_ス之_ニ爾_ニ。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時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僥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爲勇也大矣。子

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教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同惟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徼。古。堯反。

知孫並去聲
訐居謁反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為其終也已

惡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禮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四十年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

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為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聲焉於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

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辭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以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

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 溺乃歷反

二人之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

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

矣

夫音扶 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于子路衛而執轡令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

津

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耨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樂。溺自謂耨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與。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

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蓀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艸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于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

子焉賢偏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不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泯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

下惠少連少去聲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

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

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與平聲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三二日不怠。三月不解。甚矣。悲哀。二二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汗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

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

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

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

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之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擊適齊大音

犬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

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備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于漢鼗徒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少夫

少師樂官之位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道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一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

其位則不可不用。太故謂惡逆。季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

夜。叔夏。季隨。季駟。

駟鳥瓜反

或曰。戊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淡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度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方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而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思按二說相類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誨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

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學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州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未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之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州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

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先序。先序。傳以近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者。而後教。以遠大也。又曰。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唯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酒掃應對。唯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酒掃應對。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思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謹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

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失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

惡居之
惡去聲

下流之地形界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
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
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
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

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
於虔反

公孫朝
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

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
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
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
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

於仲尼語去聲
朝音潮

武叔魯太
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

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弊
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
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
乎

此夫子
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

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
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
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
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
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
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
多與祇同適也不知
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
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
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密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在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

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鏖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

則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從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至於此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
 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
 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
 仁而得仁又為貪君子無眾寡無小
 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
 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
 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

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
 入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費芳味反焉於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
 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
 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
 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
 果則是有一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
 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爵印
 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
 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
 以繼帝王之治則夫
 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
 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自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者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終



所行休の法言

